

# 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

## 〔第二讲〕 汉乐府：造语之精，神工鬼斧(上)

■邹文生

两汉乐府民歌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，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。诗中既有对社会生活的实录，如《东门行》《妇病行》《孤儿行》《战城南》《十五从军征》等，又有对家庭问题的探索，如《上山采蘼芜》《有所思》《上邪》《陌上桑》《孔雀东南飞》等。两汉乐府民歌现存数量虽不多，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显示出特异的光彩。两汉乐府民歌不仅是一幅幅丰富的生活画卷，同时也是优美的艺术珍品。正如清人陈本礼《汉诗统盖》所说：“其神工鬼斧造语之精，用意之奇，有出于《三百》、楚骚之外者。奇则异想天开，巧则神工鬼斧。”汉乐府民歌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，由杂言渐渐趋向五言，采用叙事写法，刻画人物细致入微，创造人物性格鲜明，故事情节也较为完整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并能着重描绘典型细节，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。

两汉乐府是中国诗歌史上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，它与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可鼎足而立。下面，我将从五个方面对两汉乐府的艺术特色与成就，简介如下：

第一，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虽然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，但它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特征并不十分显著，没有具体深入地反映下层民众的艰难与痛苦，《邶风·七月》虽然反映了农奴们一年四季的劳作生活，但它只是概括性的陈述而没有具体深入的描写。可喜的是两汉乐府民歌中的许多诗篇，读来就有耳目一新之感。如《妇病行》，诗曰：

妇病连年累岁，传呼丈人前一言。  
当言未及得言，不知泪下一何翩翩。  
“属累君两三孤子，莫我儿饥且寒。有过慎莫笞笞，行当折摇，思复念之！”  
乱曰：  
抱时无衣，襦复无里。闭门塞牖，舍孤儿到市。  
道逢亲交，泣坐不能起。从乞求与孤买饵，对交啼泣，泪不可止。  
“我欲不伤悲，不能已！”探怀中钱持授交。  
入门见孤儿，啼索其母抱。徘徊空舍中，“行复尔耳，弃置勿复道！”

诗中写一个妇人久病不起，临终前再三嘱咐丈夫要好好养育孩子，不要打骂他们。她死了以后，孩子们无衣无食。父亲到市上乞讨，碰到熟人，同情地给了他几个钱。回到家，见小孩子不懂母亲已经死了，还一个劲儿地哭着要母亲抱。《妇病行》描写的是下层老百姓们的普通生活，这是那种充满苦难与辛酸的生活，这样的好诗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本诗的前九句(开头至“思复念之”)写病妇临终时对丈夫的嘱咐。那位临终之际的母亲，她对于自己孩子的那种死不瞑目的牵挂，真是催人泪下啊！

“妇病连年累岁，传呼丈人前一言”。本诗开头从病妇方面落墨，单刀直入，直叙其事。病妇久病不愈，自知将不久于人世，所以她要丈夫叫到床前，留下临终遗言了。“当言未及得言，不知泪下一何翩翩”。病妇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已是潸然泪下，泣不成声了。临终托言，已不堪悲；未语先泣，更见酸楚。这几句酿足气氛，先声夺人，读者已然可从那“翩翩”长调中，想见病妇内心之深痛了，可又想进一步了解她悄焉动容、魂牵梦萦的是什么。写到这里，诗人的笔锋从诀别之凄惨场面，转入诀别之悲切言辞：“属累君两三孤子，莫我儿饥且寒。有过慎莫笞笞，行当折摇，思复念之！”寥寥五句，慈母爱子之情，尽在其中。其中“累”字，并含有病妇将入幽冥之自伤、拖累夫君之自歉，平平写来，凄然欲绝。“饥”字、“寒”字，虽指来日，而往日的饥寒，亦可以想见。“行当折摇”四字，更见得长期贫苦的生活，孤儿本来已极为虚弱，倘再使其饥而且寒，他们也会很快夭折的啊！这一切，自然在病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，永诀之时，便自然交织成忧虑与惊恐，发而为嘱托之辞了。两个“莫”字的紧承，语气之强烈和专注，就像是一道

“命令”，而在病妇临终时的迫切请求之下，又可看到她那款款深情的脉脉流动。病妇即将经受幽显隔绝、无缘重见之苦，也就愈加系念留在人间的幼男娇女。“思复念之”四字，病妇唠叨再三，更将殷殷望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一个人临终之时，什么都可放下，唯独自己的孩子却委实难割难舍。这既是母爱深沉的表现，也是劳动妇女善良品质的自然流露。情真语真，字字皆泪，令人歔歔感叹不已！

病妇死后，家境如何呢？

“乱曰”以下，从病妇丈夫方面落笔。先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饥寒交迫的悲惨画图：寒风凛冽，孤儿啼泣。父亲欲抱孩子上市觅食，却找不到长衣，唯有的短衣又是单的，难以御寒。他只得关门堵窗，留儿在家，独自上市。“抱时无衣，襦复无里”句，就“寒”字而言，直笔写穷，映衬前文。母亲生前无使“饥寒”的愿望，已经落空一半，而另一半也未必见妙。“闭门塞牖，舍孤儿到市”，关门堵窗，或可挡风避寒，防止禽兽伤害孩子。母爱由言语泄出，诀别之辞何等切切；父爱则由行动导出，关切之情何等拳拳！着一“舍”字，父亲那欲离不忍，欲携不得，忧郁徘徊、悲伤绝望的动态心态，跃然纸上。诗中的“舍”实为不舍，实属无奈，下文因而引出：“道逢亲交，泣坐不能起。从乞求与孤买饵……”父亲求人为儿买饵(糕饼之类)，正是为了抽身回家伴儿，这又从侧面暗示了“不舍”。一般说来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而父亲路遇亲友，竟呜咽不止，久坐不起，若非伤心至甚，安能如此！“对交涕泣，泪不可止”二句，同意反复，一唱三叹，将悲伤之情，更进一层。怜念子女，自伤孤子，悼怀亡妻，诸多情结，尽在这一把辛酸泪之中！

主妇一死，留下孱弱儿女一堆和债务一摊，对一个家庭来说，不啻是梁崩柱摧，不能不涕泪俱下，肝肠寸断。悲伤已极，却以“欲不伤悲”逼出“不能已”之本旨。

一抑一扬，诗意翻跌，令人为之愁肠百结，纡曲难伸。“探怀中钱持授交”，为此段结束之句，由哭诉悲伤转为乞友买饵，一句之中连续三个动作，“探”字宛然可感父亲“怀中线”那温热的气息，以及那“持”字的凝重和“授”字的郑重。

父亲道逢亲交，涕泪未尽，匆匆赶回家中，所见又是什么呢？

“入门见孤儿，啼索其母抱”。父泣子啼，雪上加霜，触目惊心。此中之“啼”，缘于饥，缘于寒，更缘于思母。一个“索”字，将孤儿号啕四顾、牵衣顿足，急要母亲的神态宛然画出。“徘徊空舍中”句，既写出了父亲疾首蹙额，徒呼苍天的凄惶之态，也反映了室内饥寒交迫，家徒四壁之状。“空”者，空在无食无物，也空在无母无妻。儿啼屋空，由听觉而视觉，将悲剧气氛烘托得浓而又浓。末句“行复尔耳，弃置勿复道”，突然一转，向苍天发出的绝望呼叫，戛然结束全文。此句意为孩子的命运将同他妈妈相似，还是抛开这一切，别再提了，语极凄切。其实“行复尔耳”之结局，父亲未喊出，读者已然可从诗中描写的场面中得出了。而“弃置勿复道”句，更是抚今思昔，百感丛集，“勿复道”，正是道而无用，言而愈悲之故。从“对交啼泣”，向亲友哭诉，到欲说还休，气结难言，令人产生更有深悲一万重之感受，真是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。全诗至此，大幕急落，黯然收束。至于结局，前已有病妇托孤、父求买饵、孤儿索母这一幕幕经过充分酝酿的情节，后已有“行复尔耳”之悲号，答案尽在其中，无须作者再拉开帷布了。

这首《妇病行》通过托孤、买饵和索母等细节，描写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悲惨遭遇。他们的语言行为，动态心态，皆如一出情节生动的短剧。全诗沉痛凄婉，真切动人，这正是汉乐府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现实主义特色之突出表现。

